

《全唐文》误收南宋人所作 《长芦崇福禅寺僧堂上梁文》考

路 成 文

《全唐文》卷八四七录五代李琪文若干,其中有一篇上梁文:《长芦崇福禅寺僧堂上梁文》。杨挺先生在《不存在儿郎伟文体和儿郎伟曲调》一文中将此文系于天祐三年,注云:“此文见《全唐文》卷 847。李琪于天祐三年九月随朱温至沧州(即长芦),丁卯军于长芦,故推测李琪作此文于天祐三年。可参见《旧五代史·梁书》之《太祖纪》和本传。”^①然据笔者考证,此文乃南宋人所作,并非出于五代李琪之手,《全唐文》显系误收。

上梁文始于北魏温子升《阊阖门上梁祝文》,为四言赞颂诗体。之后上梁文主要流行于敦煌民间佛教建筑之上梁民俗中^②,体式发展为四六言夹杂六言韵文或纯粹六言韵文形式^③。目前尚未看到唐五代文人有写作上梁文者。直到北宋太宗、真宗朝,经王禹偁、杨亿等人改造,上梁文才逐渐成熟并为文人士大夫所重,成为一种重要的实用性文体^④。《全唐文》所收李琪这篇上梁文,从结构模式到遣辞造句,与宋代上梁文极似^⑤。倘若此文真是李琪所作,则李琪就应该是名副其实的宋代上梁文的鼻祖。

①杨挺:《不存在儿郎伟文体和儿郎伟曲调》,《敦煌研究》2003 年第 1 期,第 45—48 页。

②敦煌遗书中保存有三篇上梁文:《唐天德元年辛□岁□月十八日金光明寺造窟上梁文》(斯 3905)、《维大唐长兴元年癸巳岁贰□廿四日河西都僧统和尚依宕泉灵迹之地建龕一所上梁文》(伯 3302)、《护军修造上梁文》(伯 3757,题据杨挺先生所拟)。

③详参《敦煌民俗学》第二十四、二十七章(高国藩著,上海文艺出版社,1989 年)、《敦煌俗文化学》第七章(高国藩著,上海三联书店,1999 年)。杨挺《不存在儿郎伟文体与儿郎伟曲调》有类似论述。

④王禹偁有《单州行宫上梁文》,作于宋太宗雍熙元年(984)。杨亿有《开封府上梁文》,作于宋太宗至道元年(995)八月至三年三月间。《事实类苑》卷二十九云:“学士之职,所草文辞,名目浸广:……土木兴建曰上梁文。”则上梁文已赫然列于学士撰著之目。

⑤宋代上梁文一般由序引、上梁祝辞、礼毕祈愿之辞三部分构成,前后两部分为骈体,中间上梁祝辞系由“抛梁东、抛梁南、抛梁西、抛梁北、抛梁上、抛梁下”领起六个七言三句诗体。

但笔者仔细阅读了这篇上梁文并查阅了相关文献之后,发现此文所指之长芦,乃天竺圣僧达摩“一苇浮渡处”之长芦,在六合(古属真州,今属江苏省南京市),与河北沧州之长芦风马牛不相及;所谓“长芦崇福禅寺”,乃在六合之长芦镇,其地早在南朝即有寺,宋仁宗天圣年间,章献皇太后下令扩建,从而成为宋代著名寺院,后屡有废兴,淳熙十二年(1185)移址滁口,开禧(1205-1207)初毁于兵火,嘉定五年(1212)重修。《长芦崇福禅寺僧堂上梁文》即嘉定五年重修此寺时,为该寺五堂之一——僧堂之上梁而作,作者则有可能是当时主持重修此寺的施宿。

先录全文如下:

祖令西来,尺芦尽包于沙界;圣图南渡,巨楹两创于觉筵。自迦叶正法眼之单传,有壁观婆罗门之故址。翩翩只履,去少年未有千年,翼翼精庐,徙滁口才逾二纪。圯于兵烬,莽为砾区。旃檀化聚棘之林,鲸象失栖禅之地。旋更七稔,未办三椽。潜庵老师,五叶派下中兴,百尺竿头进步。得皮得髓,面壁正是前身;利物利人,当机勇施毒手。非有辽天之作略,岂能扫地以更新。再续天圣之遗规,喜遇登师之同里。众缘自合,纷舳筏之川流;群役并兴,环斧斤之雷动。要使宗风之峻立,首图云衲之安居。练(当作“拣”,“选择”意)吉日以鸠工,峙閼模而复古。于兹大作炉鞴,皆令直造根源。展钵铺单,不离日用;锻佛炼祖,总在堂中。摩尼峰前,突见飞翬之在目;菩提桥畔,会达立雪之齐腰。既兴高广明旷之基,当知净智妙圆之体。不立文字,痛着铃槌。连诚朴上,跳出栗棘;蓬柱杖下,敲得麒麟。子味永安之记,常思纽草之高风;造雪峰之门,必契流香之妙趣。聊陈六咏,助举双梁:

东,袞袞长江一苇通。再续千灯融佛日,依然五叶振宗风。

南,十方禅雋总包含。认得老胡真鼻祖,各寻慧可结同参。

西,飞檐危阁接云霓。重成鹫席抓禅鼓,永洗狼烟罢战鞮。

北,回龙山绕烟林碧。双手剪除荆棘场,空拳擎出瞿昙宅。

上,参天乔木元无恙。非台镜照大千机,无绕塔高三百丈。

下,葱岭路头连绿野。室里俱承刮膜方,板头谁觅安心者。

伏愿上梁之后,丛林万指之安栖,兰若千年之不坏。人人自心见性,个个与佛齐肩。芦叶飞花,认的的祖师之旨;淮流成带,祝绵绵宗祐之休。

首先,此文所题之长芦乃六合之长芦,非沧州之长芦。

此文“上梁祝辞”首咏有句云:“袞袞(即‘滚滚’)长江一苇通”。长江与河北之沧州辽不相及,此不待言。所谓“一苇通”,乃指天竺圣僧达摩折芦浮渡长江之事。宋范成大《吴船录》卷下云:“丁巳,泊长芦,幙被宿寺中。此为菩提达摩一苇浮渡处。寺在沙洲之上,甚雄杰,江波淙啮,行且及门。寺前旧有居人,今皆荡去,岸下不可泊舟,移在五里所一港中。寺有一苇堂,以祠达摩。”^①清查

①(宋)范成大撰:《吴船录》卷下,丛书集成初编本,第33页。

慎行《苏诗补注》卷三十七注《仆所至,未尝出游,过长芦,闻复禅师病甚,不可不一问,既见,则有间矣。明日阻风,复留,见之,作三绝句呈闻复,并请转呈参寥子,各赋数首》云:“长芦,《吴船录》:‘长芦寺为达摩一苇浮渡处。’《传法正宗记》:‘初,达摩于梁普通元年泛海至广州,刺史萧昂表闻,次年十月,至建康,武帝召对,祖知初机不契,是月潜之江北,后人于渡处创长芦院。’《续灯录》:‘真州长芦崇福禅院,祖印禅师名智福所建,师,江州人。’”^①此长芦在六合,临长江,其地有长芦寺,唐宋诗人屡有咏及。如李白有《送当涂赵少府赴长芦》,王琦注云:“唐时有二长芦:一是长芦县,隶河北道之沧州;一是长芦镇,在淮南道扬州之六合县南二十五里。陆放翁《入蜀记》曰:‘发真州,过瓜步山,望长芦寺,楼塔重复,江面渺弥无际,殊可畏。’李太白诗云:‘维舟至长芦,目送烟云高’是也。则谓是六合之长芦也”^②。王安石有《真州长芦寺藏经记》,又有《寄李君舅弟访别长芦至淮阴追寄》、《舟过长芦》等诗(李璧《王荆公诗注》题下注云:长芦属真州^③)。黄庭坚有《发白沙口至长芦》、《阻风入长芦寺》、《次韵伯氏长芦寺下》等诗(《山谷集》外集卷五)。可见此长芦及长芦寺在唐宋时期知名度极高。而遍查诸籍,未闻沧州之长芦以寺观闻名者。除此之外,此文最后两句云:“淮流成带,祝绵绵宗祐之休。”所谓“淮流”,即淮河,与六合为近,与沧州之长芦亦辽不可及。据此则此文所谓长芦,只可能是六合之长芦,而绝非沧州之长芦。

其次,此文所题之长芦崇福禅寺,乃宋仁宗天圣年间章献皇太后下令修建,为宋代著名寺院。后屡有废兴,此文即为嘉定五年重建时,为寺内建筑物之一——僧堂之上梁而作。

此文叙述了长芦崇福禅寺之兴建、毁弃与重建的经过,提及该寺及周围的许多景观和建筑。文中有云:“翼翼精庐,徙滁口才逾二纪”。滁口何谓?乃六合之滁口山。[嘉靖]《六合县志》卷一载:“滁口山,在县南一十八里,临滁水,与城子山相对”。^④文中所云“徙滁口才逾二纪,圯于兵烬,莽为砾区……旋更七稔,未办三椽”,意即此寺迁址于滁口才二十余年就毁于战火。又过了七年,还没有得到修复。文中又云“再续天圣之遗规”,“天圣”为宋仁宗年号,其时章献皇太后垂帘听政,年号取“二人圣”之意。则所谓“再续天圣之遗规”,乃指此次重修,欲恢复天圣年间的规模,据此则所谓长芦崇福禅寺应原建于天圣年间。

按,[嘉靖]《六合县志》卷三云:

长芦崇福禅寺,按,《嘉定志》(即嘉定间县令刘昌诗所修之《六合县

①参(宋)苏轼撰,施宿注,(清)查慎行补注:《苏诗补注》卷三十七,四库全书本。

②参(唐)李白撰,(清)王琦注:《李太白全集》卷十六,中华书局,1977年,第763页。

③参(宋)王安石撰,李璧注:《王荆公诗注》卷四十七,四库全书本。

④参[嘉靖]《六合县志》,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。此系现存最早的《六合县志》,本文所引均据此本,不再一一注明。

志》，已佚），宋天圣间建，在县南二十五里长芦镇，因江岸颓塌，庙坏，淳熙十二年徙滁口山之东三里河曲沙冈之上。初，章献皇后少随父下峡至玉泉寺，长老勉之游京师，及后垂帘听政，玉泉长老居长芦，后屡召不至，遣使就问所须。答曰：“道人有所须，玉泉无僧堂，长芦无山门”。后即以本阁服用器物下两寺……开禧丙寅，寺为兵火废，嘉定五年，提举施宿招镇江甘露寺僧慧光住持营建。

这则记载非常清楚地记叙了长芦崇福禅寺的修建者（章献皇太后）、修建时间（天圣间）、迁址的时间地点（淳熙十二年徙滁口）、毁于兵火的时间（开禧丙寅）、重建的时间（嘉定五年）。迁址之淳熙十二年（1185）至被毁之开禧丙寅（1206），其间相隔正好二十一年，与文中所记“徙滁口才逾二纪”相合，被毁之开禧丙寅（1206）至重建之嘉定五年（1212），其间相隔正好七年，与文中“旋更七稔，未办三椽”也完全吻合。据此，则此文所题之长芦崇福禅寺必为六合之长芦崇福禅寺。

〔嘉靖〕《六合县志》成书于明嘉靖三十二年（1553），上距宋宁宗嘉定五年已300余年，这些记载是得之传闻还是实有其事呢？宋元人的许多记载证明以上说法均合于史实。

（宋）张舜民《画墁集》卷七：长芦崇福院，乃章宪太后为真宗所营，制度宏丽，甲冠江淮，虽京师诸寺，有所不及。常安五百众，又僮仆数百，日食千人。主僧法秀，秦州人，语论精确，持戒严整，寺之内外，未始见僧行，往还尽日，阒然如无人者，实南方尊宿所推尚也。^①

（宋）邵伯温《邵氏闻见录》卷一：章献明肃太后，成都华阳人，少随父下峡至玉泉寺，有长老者善相人，谓其父曰：“君贵人也！”及见后，则大惊曰：“君之贵以此女也！”又曰：“远方不足留，盍游京师乎？”父以贫为辞，长老者赠以中金百两。后之家至京师，真宗判南衙，因张耆纳后宫中。帝即位，为才人，进宸妃，至正位宫闱，声势动天下。仁宗即位，以太皇太后垂帘听政。玉泉长老者，已居长芦矣。后屡召不至，遣使就问所须，则曰：“道人无所须也，玉泉寺无僧堂，长芦寺无山门，后其念之。”后以本阁服用物下两寺为钱，以建长芦寺临江门，起水中，既成，辄为蛟所坏。后必欲起之，用生铁数万斤迭其下，门乃成。盖蛟畏铁也。今玉泉寺僧堂梁记曰后所建云。^②

（宋）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卷十八“安济夫人庙”：本朝开宝中，真州有渔者，钓得一木刻妇人，背刻丁氏二字，既归，神事之，辄有灵验。立庙江上，舟过其下者，必祀而后济。州为保奏，封安济夫人，庙在长芦崇福禅院

①丛书集成初编本，第55页。

②中华书局，1983年，第8页。

③丛书集成初编本，第449页。

之西。^③

(宋)王明清《挥麈录》余话卷一:章献明肃初自蜀中泛江而下,舟过真州之长芦,有闽僧法灯者,筑茅庵岸旁,灯一见,听其歌声,许以必贵,倒囊津置入京,继遂遭际,及位长乐,灯尚在,后捐奁中百万缗,命淮南、两浙、江南三路转运使创建大刹,工巧雄丽,甲于南北,俾灯住持,赐予不绝。李邯郸为之碑,至今存焉。^①

(宋)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一一二:(宋仁宗明道二年七月)甲申,命仲淹安抚江淮,所至开仓廩,赈乏绝,禁淫祀,奏蠲庐、舒折役茶,江东丁口盐钱。饥民有食乌喙草者,撷草进御,请示六官贵戚,以戒侈心。又陈八事……其八曰:真州建长芦寺,役兵之粮已四万斛,栋宇像塑金碧之资又三十万缗。施之于民,可以宽重敛;施之于士,可以增厚禄;施之于兵,可以拓旧疆矣。自今愿常以土木之劳为戒。上嘉纳之。^②

(宋)祝穆《方輿胜览》卷四五“寺观”:长芦寺。元在长芦镇,章献明肃太后少随父至京师,长老勉之入京。及垂帘听政,长老已往,后问所需,曰:“长芦寺无三门”。后乃以本阁服用器物成之。淳熙十二年徙于滁口山之东。^③

(元)胡三省注《资治通鉴》卷一六三:(梁简文帝大宝元年十一月)“安乐侯弼理出奔长芦”云:“今其州六合县有长芦镇及长芦寺,淳熙十二年,徙寺于滁口山之东。”^④

以上诸条中,张舜民、吴曾明确指出长芦寺名崇福;祝穆、胡三省明确指出该寺于淳熙十二年(1185)迁址于滁口;张舜民、邵伯温、王明清、祝穆明确指出该寺为仁宗朝章献皇后所建;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记范仲淹所陈“八事”,其八正是针对天圣间开始修建长芦寺而发,天圣间仁宗尚幼,章献皇太后垂帘听政,修建长芦寺即章献皇太后懿旨。综合上述记载,我们完全可以确认:其一,所谓长芦崇福禅寺,即长芦寺,又称为长芦崇福院或崇福禅院;其二,长芦寺系章献皇太后在天圣间下令修造(苏轼亦有言及章献皇太后建长芦寺者,如《乞相度开石门河状》云:“臣闻之父老,章献皇后临朝日,以江水有皇天荡

①上海书店出版社,2001年,第228页。此言章献皇太后遇僧于长芦,与诸家异。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一百二载:(天圣二年七月),初,真宗崩,内遣中使赐荆门军玉泉山景德院白金三千两,令市田,院僧不敢受,本路转运使言:“旧制,寺观不得市田侵农。”上谓宰相曰:“此为先帝殖福,其勿拘以法,仍不得为例。”既而寺观稍益市田矣。皇太后微时尝过玉泉,有老僧言后当极贵,既如其言,累召不至,故有是赐。据此,此章献皇太后遇僧于玉泉,非长芦。《邵氏闻见录》等所载不误。

②中华书局,1985年,第2626页。

③中华书局,2003年,第808页。

④中华书局,1956年,第5056页。

之险,出钱数十万贯筑长芦,起僧舍以拯溺者”^①);其三,长芦寺于淳熙十二年迁址于滁口。以上诸家之记载,皆与《六合县志》所记及《长芦崇福禅寺上梁文》所述相吻合。

除此之外,文中涉及长芦崇福禅寺及周边环境,亦与宋人及[嘉靖]《六合县志》所记相合。

1.六合滨长江,其地多滩涂沙地,故宋周应合[景定]《建康志》“田赋志”有“沙租”之名目^②;界内又有沙河^③。此与文首“尺芦尽包于沙界”相合。

2.宋黄庭坚词《渔家傲·江宁江口阻风,戏效宝宁勇禅师作古渔家傲。王环中云:庐山中人颇欲得之。试思索,始记四篇》其一云:“万水千山来此土,本提心印传梁武。对联者谁浑不顾,成死语。江头暗折长芦渡。面壁九年看二祖,一花五叶亲分付。只履提归葱岭去。君知否。分明忘却来时路。”^④此词上片记达摩一苇渡江之事,下片记达摩面壁修炼之事。其中“江头暗折长芦渡”、“面壁”、“只履”、“葱岭”等字眼与文中“袞袞长江一苇通”、“自迦叶正法眼之单传,有壁观婆罗门之故址;翩翩只履,去少年未有千年”、“面壁正是前身,利物利人”、“葱岭路头连绿野”等语相合。范成大《吴船录》亦有相关记载,见前。又,《六合县志》卷三云:“长芦崇福禅寺……考《嘉定志》载,定山有如禅院,在县西南六十里,定山狮子峰下,唐郑滂《怀古》云,梁主因公主疾安造院,后达摩泛海诣梁武,不契而东,折芦渡江,过长芦,来定山,面壁九年,有宴坐石岩;过少林,又九年,西归,谓之过长芦。……明洪武元年,僧灯无尽禅师重建寺,有贝叶经一幅,佛齿一对,履一只,相传谓达摩所遗。”这些记载与黄庭坚词相吻合,可证山谷词有所本。

3.宋金君卿《九日过长芦泊小港留题龙山古寺》云:“轻舟晚过长芦渡,西风吹帆落沙渚。空桑古市渔家烟,信步闲寻石城去。石城苦远日苦晚,崎岖半入龙山路。山回路转翹林处,披开白云见幽寺。”^⑤诗中之“龙山”及相关描写,与文中之“回龙山绕烟林碧”相合。按,《六合县志》卷一云:“龙山,在县西北五十里,高一百二十丈,周一十八里,其形蜿蜒如龙,故名。山半有祠山庙,北有龙山寺。西连亘一山入来安界,乡民谓之西龙山,谓此山东龙山。”

①(宋)苏轼撰,孔凡礼点校:《苏轼文集》卷三十二,中华书局,1986年,第907页。

②[景定]《建康志》载:“沙租云者,沙磧之地,民垦而业之,或以种谷,或以长芦,而县乃收其租焉。”四库全书本。

③《读史方輿纪要》卷二十三云:“长芦河,在县西四十里,其上流为沙河,处大江东去浦六合县界流入境。宋天圣三年,发运使张纶请开长芦河口入江,以避大江风涛之险,舟楫以为便。……(长芦)寺在长芦河西,今亦见六合县。”(中华书局,1955年,第1074页。)

④参唐圭璋编纂,王仲闻参订,孔凡礼补辑:《全宋词》,中华书局,1999年,第513页。

⑤(宋)金君卿撰:《金氏文集》卷上,四库全书本。

4. 李纲《过长芦》诗云：“达摩当时一苇杭，栖栖暗度白沙江。不知双履归何处，吸尽西江属老庞。”^①此与文中“自迦叶正法眼之单传”、“袞袞长江一苇通，再续千灯融佛日”等语相合。又《雪峰真歇了禅师一掌录序》云：“自达摩流通，正法眼藏如一灯分百千灯，以心传心，虽法无南北，而机有差别，其归一也。雪峰了禅师得法于丹霞淳，淳得法于芙蓉楷，传曹洞宗旨，门风孤峭，壁立千仞，有所施設，皆被上机，非中下根器所能窥测。了公自号真歇，昔演法于长芦，今开席于雪峰。学徒云集，从之者常千五百馀众，丛林之盛，所未曾有。”^②真歇了禅师曾于长芦寺传法，则文中所谓“造雪峰之门，必契流香之妙趣”等语，亦有所本。

5. 《六合县志》卷一载：“摩尼峰，在县南二十里”、“菩提石桥，在县南二十五里长芦寺前”；卷三载：“长芦崇福禅寺……在县南二十五里长芦镇……有立雪堂”，据此，则摩尼峰在长芦寺北五里，菩提桥在长芦寺门前、寺内又有立雪堂。这些记载与文中“摩尼峰前，突见飞翬之在目；菩提桥畔，会达立雪之齐腰”等句完全吻合。

6. 《六合县志》卷三云：“长芦崇福禅寺……圣文宝秘阁崇奉御书，下有一苇堂，前有寿室、立雪堂、真指堂，东立达摩殿、造佛堂、芝兰馆，西建僧堂，门外有苇江亭、回龙门、柳亭。”据此可知此文所题之僧堂，乃寺内五堂之一。而文中所言之“立雪”、“一苇”也都是寺内的厅堂建筑。

根据上述文献资料，我们可以断定，这篇《长芦崇福禅寺僧堂上梁文》乃为六合长芦镇之长芦寺（长芦崇福禅寺）僧堂之上梁而作，其所述及者，皆两宋时事，与五代李琪、沧州之长芦及杨挺先生所推测之天祐三年了不相涉。

此文具体作于何时？文中及《六合县志》有所提示。文云“圣图南渡”，指宋室南渡，“徙滁口才逾二纪，圯于兵燹，莽为砾区”、“旋更七稔，未办三椽”，指长芦寺迁址滁口才过了二十余年，就毁于战火，又过了七年，还没有将其修复。如前所考，长芦寺之迁滁口，在淳熙十二年（1185）。过二十年为开禧元年（1205），再过七年为嘉定五年（1212）。我们知道，开禧间韩侂胄轻议北伐，一败涂地，则长芦寺之“圯于兵燹，莽为砾区”，正在开禧北伐期间，文中的叙述，与史实相合。而长芦寺之再次重修，应该是在嘉定五年或稍后。此与〔嘉靖〕《六合县志》所载相合（〔嘉靖〕《六合县志》之记载详前，唯纪其被毁在开禧二年丙寅，1206，或寺毁于春夏间，自是年至嘉定五年，正好“七稔”）。文中又云“潜庵老师五叶派下中兴”（此指主持重修崇福禅寺之高僧），“潜庵”系北

①（宋）李纲撰：《梁溪集》卷十四，四库全书本。

②（宋）李纲撰：《梁溪集》卷一三七，四库全书本。

宋高僧,卒于靖康、建炎年间(1126-1130)^①,建炎至嘉定将近百年,正与“五叶”者相合。此文为该寺僧堂上梁而作,故作年可以确定为嘉定五年或稍后。

此文作者为何许人?文中没有明言。《六合县志》云:“嘉定五年,提举施宿招镇江甘露寺僧慧光住持营建。”此施宿即与其父施元之同注苏诗之施宿。长芦崇福禅寺之重建,施宿既主其事,则这篇被《全唐文》误收的《长芦崇福禅寺僧堂上梁文》亦有可能出自其手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

①(宋)释晓莹撰:《罗湖野录》卷三:“潜庵源禅师……源为人外若简淡而中敏,南公喜之,命执侍最久,而源侍者之名,遂着丛林。尝颂三关话曰:‘拈一放一,乌光黑漆,打破画瓶青天日,欲识鹞峰峰上机,摩诃般若波罗密。’年逾八十而丧明,学者益亲附之。有欲版其语要流通,源设拒曰:‘若吾语深契佛祖,从今百日间,目复有明,则副汝请。’如期果愈。……寿九十有六而迁寂。建炎己酉冬,讫后事不数日虜犯洪城,杀戮无噍类,源不罹斯厄,非道德所致耶。”(丛书集成初编本第41页。)《五灯会元》卷十七:“南康军清隐潜庵清源禅师,豫章邓氏子。……遂设三关语以验学者,而学者如叶公画龙,龙现即怖。”据上述记载,可知潜庵为北宋高僧,法号清源,靖康、建炎间卒。此外,宋人关于潜庵源禅师至长芦寺传法的记载也相当多,亦可证此潜庵即靖康、建炎间谢世之北宋高僧。此处不再赘引。